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賽花鈴 第十三回 憑俠友功成奏凱

詩曰：為友傾肝膽，提戈解寇圍。
千金輕若屣，一諾重難回。
報國寧辭險，圖功豈憚危。
妖氛從此靖，奏凱向朝歸。

且說紅生當夜置酒款待那俠者，那人道：“俺此來有事相求，若不見拒，願當實告。”紅生即問其來意。那人道：“別無他事，特向足下暫借糧米二百擔，白金三百兩。到十日之後，即當加利奉納，決不敢謬約也。如蒙見許，現有人舟等候，幸祈即發為感。”紅生便叫管糧軍士著今照數付去。烏力骨聽見，連忙近前稟道：“現今軍中乏糧。若發去許多，萬一愆期不至，豈不誤了大事。”紅生道：“汝言固是正理，但業已許諾，祇得付去便了。”那人看見左右俱有難色，便道：“若或貴役不肯相託，俺豈敢強借，就此作別了。”紅生欣然笑道：“蒙兄約在十日之外，弟即著令除了十日口糧，其餘照數奉與仁兄拿去。大丈夫肝膽相孚，千金不計，況此些須而有吝色者哉。”那人便指揮隨來數人將米運放舟中。向生一拱，竟自下船而去。

於時天色大明，祇見黑天王率著眾賊的船隻，約有五六百艘團圍住，四邊炮響如雷。紅生看見來得勢頭，即使收兵上山，祇得勉力拒守，以待近處援兵。誰料各路守鎮官俱受了咎元文的約束，哪一個肯發兵來。一連拒守七日，人心愈危。怎奈賊兵愈眾，山下圍得鐵桶相似。紅生料難脫身，大哭道：“我為奸臣所賣，以至此地。今日為國而死，誠為死得其所。”遂召諸將，安慰道：“爾等隨我出征，本圖建功立業，誰想天助寇賊，致遭數敗。古人有言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祇要死得其所耳。今我勢窮力盡，若同爾等降賊，亦有何難。祇是日後朝廷別選良將，再來剿除，卻不是仍舊一死，不過偷生幾日，卻貽萬世臭名，非豪傑之所為也。為今之計，倒不如捨命一戰，或可全生。就是力斃而死，也不失做個忠臣義士。當日田橫之客五百人，自殺在海島中，至今稱其義勇。倘爾等不以我言為然，願速斬我之頭，以獻唐雲可也。”眾軍聽畢，哭聲震地。頃之，俱踴躍大呼道：“我輩願死不願降。”紅生見眾軍士肯出死力，遂復出戰。自午至酉，兩邊傷死甚多。不能取勝，紅生祇得仍舊上山。

其夜二更時分，坐在山頂石上，祇見賊將史文領了二百餘人繞著山腳巡哨。仰首見了紅生，大叫道：“紅爺不必害怕，我有一言奉告。聞得朝廷發與紅爺止有二千殘弱之兵，今已深入不測，死傷大半，料想不能濟事了。何不解甲歸降，共圖富貴。況今世界紛紛，有何皂白，縱使盡忠死節，安得旌表，卻不白白枉送了性命。”紅生大罵道：“狗鼠盜徒，我恨不能即時殲滅以報□□，反敢亂言無忌。你曉得紅爺是何等樣人，敢來饒舌麼？”史文明知志不可奪，遂即率眾退去。俄而相拒，一連又是五日。不料寒威愈甚，糧又斷絕。眾軍士啼啼哭哭，哀震山谷。

紅生與王、烏二將也沒做理會。但聞喊殺連天，正在危急之際，忽見西南角上有幾十隻大船來到，竟不知是何處兵馬。須臾，湖上殺聲振動，祇見那來的大船上旌旗蔽日，劍戟橫空，約有五百餘人，全身披掛，俱是勇糾糾的精壯漢子。初時還認是唐雲一夥，哪知一上岸來，就把山下圍困的賊寇沖得七零八落，四散逃竄。內有黃羅傘下罩著一人。腰懸寶劍，手執丈八蛇矛，生得威風凜凜，氣概軒昂，在山大呼道：“快請紅老爺下來相見。”王守備伸頭一看，急忙報與紅生，道：“前日那個借糧的已把賊兵殺敗，特來請見。”紅生大喜，疾趨下山。那人迎住道：“蒙兄慨借糧米、白銀，原訂十日之後奉璧，今特送到，幸勿見罪。”紅生再三謝道：“吾兄真信人也。但弟被著唐雲圍困，死在旦夕。頃聞仁兄已經殺敗一陣，不知可能相助一臂否？”那人道：“俺料足下不能取勝，所以特選精粹五百餘人，星夜前來救援，保為足下破之。”紅生道：“敢問吾兄，從何得此兵卒以救小弟？”那人呵呵大笑道：“原來足下尚未知俺行藏。俺前年打從伏虎山前經過，被一夥草寇圍住。俺拔劍亂砍，一連砍死數賊。那寨主見俺本事高強，便請上山入夥。住不多時，寨主病故，眾嘍囉遂推俺為頭目。以此積草屯糧，四方好漢紛紛投聚。不上半年，遂擁眾三千餘人，但成則為王，敗則為寇。算來也不是長久之計，每望招安，又無進路。今幸足下收服唐雲，俺正好率兵相助，以便歸順朝廷。祇為糧草缺乏，所以前來告借，今特送還。願當剿除此賊，以效微勞。”紅生道：“原來仁兄慷慨仗義，乃是當世之豪傑。便欲棄暗投明，愈覺可敬可羨。曩者，請問姓名，未蒙見示。今既殲滅強寇，共立功名，不是埋蹤遁跡之時了，望乞剖白。”那人道：“俺姓莊，字偉人，江北人也。自幼遇一異人，授我五雷正法並兵書一卷。祇因二十歲上為父報冤，殺死仇家一十六口，遂即遁跡江湖，未嘗白人。今遇知己，輒敢盡言。”紅生聽說，益加恭敬。

那莊偉人便將送到之米運起，著軍士飽食一餐，教他休息。自卻領了兵馬殺到平坡，大叫：“唐雲，早早下馬受縛。”黑天王聽得，大怒道：“我與你唇齒相依，為何反來自相攻擊。”正欲出戰，黃俊在旁說道：“不勞大哥費力，待小弟生擒此賊。”便輪動雙刀直取偉人。偉人大喝一聲，竟把黃俊一刀砍死。魯仲看見，舉刀來迎，不一合又被莊偉人一劍揮為兩段。驚得黑天王拍馬拖刀而走。莊偉人奮勇趕上，祇一箭射中肩窩，便輕舒猿臂，活捉過來。那眾賊棄戈卸甲，願乞投降者約有五六百人，其餘各自分頭逃竄。莊偉人急忙鳴金收軍，著將黑天王解到紅生帳下。紅生便令軍士把來上了囚車，即日解京候旨發落。所獲的金銀財帛，悉散與眾軍卒。王守備原居舊職，待請旨後，別加升賞。遂邀莊偉人到營，殷殷作謝道：“若非仁兄到來，弟已死於唐賊之手。今獲滅此巨寇，全仗神力，敢問用兵之道，何者為先？”莊偉人道：“為將之道，因敵制宜。上識天文，下察地利。強而示之以弱，實而形之以虛。靜如處女，動如脫兔。為奇為正，莫知我之所之，斯為上將耳。至如唐雲，不過一勇之夫。雖眾至數千，皆烏合之眾，惟藉泖蕩以為巢窟。欲剪除之，直易易也，何須勞兵動將，費國家之帑金者哉。”紅生道：“弟愧腐儒，不知軍旅之事，幸遇仁兄，成此大功，意欲結為兄弟，未知允否？”莊偉人欣然許允。遂備牲禮，當日就對神八拜，訂為生死之交。

因以欽限嚴急，不及省親。即欲班師就道，忽見管門兵役向前稟道：“早間拿著一個賊黨，現在衙門外等候發落。”紅生便叫解進來。須臾，祇見捆著一人，解至階前跪下。紅生喝問道：“看你小小年紀，怎生投在賊營。今唐雲等既已陣獲，汝何不即時卸戈歸順，直待緝拿。在我跟前，有何話說？”那人俯伏，不敢抬頭。低聲哭稟道：“小人並非是賊，懇乞老爺超豁。”紅生又問道：“你是何處人氏？姓甚名誰？如果冤枉，可著地鄰保結，饒你一命。”那人道：“小的是本地人，姓何名馥，其實是清白良民，望乞老爺詳察。”紅生便將眾軍士喝退，吩咐掩門，且帶在後堂審問。暗暗傳令，著把何馥的綁縛松了，更衣相見。那些兵丁互相猜疑，俱道是本官的親戚，先前拿獲何馥的，倒捏了兩把汗，連忙向著何馥哀懇道：“小的們有眼不識泰山，一時冒犯，望乞海涵，在老爺面前饒恕則個。”何馥也摸不著頭腦，祇唯唯答應。

既而進去，祇見紅生嘻嘻笑道：“老弟別來許久，怎不做那長進的事，乃陷身於盜黨。幸而遇我，不然幾乎性命不保矣。”何馥仔細一看，認得是紅生，始把鬼胎放下，欣然拜謝道：“小弟命不該死，幸遇紅爺。但其中冤抑之情，一言難盡。”紅生便命看椅坐定，從容問道：“賢弟有何冤抑，可為我備細陳之。”何馥道：“弟之冤苦，皆為著紅爺而起。”紅生驚問道：“我與你天各一方，為何為著我來？這也十分奇怪，須即一言之。”何馥道：“當日紅爺被家兄何半虛邀請到舍，做那壽詩。弟有弱妹名喚媚娘，年當及笄，尚未受聘。因為愛著紅爺才貌，那一夜潛出閨門，向著月明之下與紅爺相會。將欲面訂百年，不料聞諭已經納聘，遂即詐作小星。及至次日，紅爺歸寓，禍遭那個變局，以後探聽，杳無下落。致舍妹時刻思念，命我直到前途訪問。不想經過盜穴，竟遭黑天王手下拿住，強屈入夥。弟再四哀求，哪裏肯放，祇今已將三個月。前在陣中幾乎喪命。昨被貴役拿住，綁縛拷打，體無完膚。若非遇著紅爺，則命已登鬼□。”言訖，淚如雨下。便解開衣服把與紅生細看，果然遍體帶傷，紅生心下慘然。即時傳令，著把原獲何生的兵役拿到，喝令重責四十。何馥看打到二十棍，為之力勸道：“這是小弟命蹇所致，還求紅爺饒了他這二十棍罷。”紅生喝叫放起，忙命備酒。當下與何馥飲酒中間，又細細的問道：“當時吾弟並不說起有妹，即曩夜相會，又不肯說出姓名，其中莫非別有緣

故？”何馥道：“原不是小弟嫡妹。實姓吳，是弟姨母所出。祇因自幼父母雙亡，無所依託，所以繼與家母。家母愛之如親女，與弟亦勝如同胞兄妹。故以實情語弟，央弟出來訪探。敢問紅爺何時進京，怎生就得榮升貴職？”紅生亦備細的將前事話了一遍。是晚直飲至更深而散，就留在帳中安宿。

次日起來，紅生執手問道：“賢弟在家，既係無聊。還是先歸，還是與我同進京師？待復命之後一同南回。”何馥道：“承辱厚意，本欲奉陪。但自陷賊巢，離家日久，恐老母有倚閭之望。思欲回去報一確信，又省得表妹掛心。”紅生道：“這也說得是。”遂取過元寶一個並方小姐所贈的玉釵一股，付與何生道：“二物雖微，權為聘禮。待回朝之後，即圖歸娶也。”又作小詞一首，附贈媚娘，其詞曰：

昨夜東風簾外轉，曉來無數淒惶。鶯啼鳥語為誰忙？可憐春欲去，空解惜春光。不管落花飛絮亂，祇愁香散池塘。佳音雖獲寄紗窗。相逢期尚遠，相憶在蘭房。

——右調《臨江仙》

紅生送過何猗蘭，正欲擇日起程。恰值本府知府並同知司李，備酒在虎丘，與紅生稱賀，兼為餞別。紅生向著莊偉人道：“既蒙郡公招飲，弟與兄早間先到山寺，以作竟日之遊。亦古人偷得浮生半日閑之意也。”莊偉人道：“弟亦正有此意。”當下遂一同去遊虎丘。

看有何話說，下回便見。